

酒 釀

沈 立

抗戰中期，父親在重慶探照燈隊任分隊長，母親在蔣夫人籌措的保育院擔任教師。待我出生，雖然僱有嫗姆照料，在重慶大學讀書的二舅，總不放心，不時利用課餘來探視這個小外甥，那份疼惜憐愛，是母親和先為二舅姐弟情感深厚延伸出的溫暖。

每次來除了給我帶些鈴鐺玩具等小玩意，必定在校門口的小店買一小罐酒釀來，要嫗姆煮「酒釀雞蛋」，和父母分享。當我日漸成長，聞著那股子香味，總想嘗一口時，大人總說：「太補了，不能吃！」二舅會把湯匙放在我嘴邊，讓我舔一舔，使得我對酒釀存著一份，一直未能滿足的失落。

抗戰勝利後，回到株州外公家的「白果屋場」，常常晚飯後大人會打起麻將來打發時間。梅嫂會想方設法弄些食物消夜，除了餛飩、湯圓，就是酒釀囉！媽媽會七早八早安排我們去睡覺，在床上聞到香味，哪能睡得著？那時五、六歲吧！饞得心頭癢癢，卻老聽大人說：「太補了，小孩子不能吃！」真是不知該用什麼辦法能嚐一口！小心眼裡直想哪一次要吃它個夠，好過一過癮。

37年剛來台灣，父親調到右昌與橋頭間的新莊營區，高雄要塞第二總台部〈相當於團〉擔任參謀，我們就住到新莊眷村，日式房舍也都慢慢習慣。眷村裡從各地來台的媽媽們都很年輕，把各地的拿手絕活相互傳授，由總台長夫人胖子王媽媽主持，在她家的大廚房，每個星期二的下午兩到四點，先生們上班，孩子都上學了，輪流作些示範，把做法彼此傳授。另一位老公也在總台部當參謀的瘦子王

媽媽就安排各人所長，在學習的情誼中慢慢彼此熟悉了解，像個大家庭一樣。

媽媽漸漸學會了紅燒肉、台式肉燥飯、燻魚、醃薑蒜，做饅頭、葷素包子、餃子和蔥油餅等各地食物，胖子王媽媽是四川成都人，泡菜及酒釀都很拿手。媽媽因為在重慶待過幾年，跟四川來的胖子王媽媽一見如故，投機得很。事先講好，在胖媽媽做酒釀的那天，帶去圓糯米、酒麴、和一個大酒罈子，當然份量和時間的拿捏都是胖媽媽操持，做好打電話要爸爸下班騎腳踏車去帶回家，包上舊被絮放在廚房一角。

第二天一早，睡在靠近廚房旁的我，被酒釀的香甜刺激醒來，這下可來勁了。趁著爸爸媽媽都還在睡覺，找了把湯匙，抱著酒罈子，拼了命地喝起來，那可真是從來沒有過的痛快！罈子中間那一汪清甜清甜的酒，被我像喝開水似地喝了個精光！整個臉都熱紅了起來。媽媽起來弄早餐給全家吃，我藉故要上廁所打混過去，等達弟吃完趕緊拖著他上學去。

走了不到兩百公尺，來到一片地瓜田中，眼睛怎麼都打不開了；睏得不得了，跟達弟說了一聲你先走，就倒在田裡睡了下去。這一覺睡到快要下午五點，才傻傻地坐在田埂子上，迷迷糊糊聽到達弟和同村的同學放學了，便跟著大家一起回家，真的搞不清該怎麼說，就是醉昏了過去吧！達弟才讀一年級，連話也說不清，竟然回家一句話都沒說，就像沒事一樣，這也是我由衷感激他的一點。這麼大的事，竟然逃了一天課，父母、老師都給矇混了過去，真是兩個天才呀！

年事漸長，總有什麼聚餐活動，尤其到了年節，朋友們幾乎都能喝上一些些酒來助興。許多同年紀的，都漸漸培養出一份興致，有些人只要有酒就來勁啦！

只有我從那以後，一聞到酒總是滿口拒絕，照大人的說法，就是喝傷了吧！還曾為了不喜飲酒，跟一兩個原本交情甚篤的同學，生了嫌隙。想想也就罷了，我若請你喝酒是心意，勉強我喝就沒啥意思了，只為了我的不擅喝酒，這樣得罪了些朋友，不知該怎麼說呢？

從此只要有人提起酒或者酒釀，我就心生畏懼，偶爾家中再做了，我連一口都不肯嘗試。任旁人如何讚美，也從日常知識得知，酒釀的營養價值很高，我總是敬而遠之。只有自己知道，是八歲那一罈子酒釀把我給喝傷了，喝酒釀喝傷了的恐怕少有，特此紀錄以為紀念。

